

内部发行

# 文史資料選編

第一期  
(总第十一期)

## 目 录

武汉“六·一”惨案 ..... 刘庄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梁平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

## 武汉“六·一”惨案

刘庄如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在党政军情的纠合下，以武汉警备司令部调查处长胡孝扬为首的一伙特务，对武汉大学的师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这就是武汉市民特别是武汉大学师生记忆中的一个触目惊心，积忿难忘的日子——震惊全国的武汉“六·一”惨案。下文是当时蒋帮各级特务制造这一凶恶罪案的事实真象。

重层的阴谋 恶辣的伎俩

一九四七年五月，蒋帮中枢特务机构接到全国学联将在六月一日举行全国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在蒋管区内开辟第二条战线的一个情报，震惊了蒋室，朝的中枢神经，通过中央联合会报秘书处的研究，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官邸会报中，重申了“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以示威对示威”的阴谋决策，密令各主要城市的高级机关坚决执行镇压学生罢课游行运动，对有革命或进步关系的学生，采取逮捕迫害。一九四七年反动派镇压武汉学生运动所造成的“六·一”惨案，就是这个官邸会报”阴谋决策不实施的。

蒋帮中枢会报的内幕

这里所指的“官邸会报”，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情会报，有时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它是一个专门秘密破坏共产党及一切

进步活动为内容的最高阴谋策划指导机构。在中央由国民党组织部长、三青团书记长、教育部长、中统局长、国防部第二厅长、政工局长、宪兵司令、督察署长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出席这个会报。这个会报在地方由当地党政军最高头目召集。按省、专区、县分为甲、乙、丙三级会报。在武汉当时的甲级会报由行辕主持，乙级会报由警备司令部主持，丙级会报由督查处召集。这些会报都是秘密的，连会报文件来往的机关、姓名都是由化名代字代号。一九四八年夏间，在镇压武汉地区的学 生运动中，我曾以武汉警备司令部督查处长的身份出席过乙、丙两级的会报，并主持过丙级会报。解放战争期间，反动派在武汉对进步学生的镇压活动，都是从这个特务联合的阴谋会报所导演的。

### 甲级会报是制造“六·一”惨案的罪魁祸首。

以制造“六·一”惨案为中心的甲级会报，是五月X日在汉口行辕内由行辕主任程潜主持下进行的。参加这个会报的有行辕调查室少将主任张家驹（中统专员、甲级会报负责人），武汉警备部中将司令彭善，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万觉慈，三青团湖北省干事长余述，军统湖北站少站长宋岳，军统华中特派员熊秉泉，宪兵团少将团长吴志勋。在张家驹宣达了中央联调处密电之后，立即以中、军统、稽查处、三青团等机关所提黑名单为依据，进行了研究。据张家驹事后和我谈：“颂公（指苗督学之）和楚公（指彭善号楚行）在会上说：‘

一定要抓到为首的学生，宁可多抓不要漏抓，否则还是制止不了学生捣乱。”确定黑名单一百多名，以武汉大学为重点，由武汉警备司令部和查处统一指挥分区执行。其他特务机关分别配合，执行时所需部队由警备部统一调拨，一切经费由会报秘书处开支，并防止因逮捕学生再兴学潮。要三青团和青年军复员学生适时提出：“反内乱，反反内战、……”等口号进行破坏。在这个会议中，在形式上特务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特务与特务之间，又闹矛盾。如军统湖北站长宋岳，他虽然同意对学生采取行动，但是这次的行动指挥权不推到军统而落在武汉警备部查处长胡季扬身上，表示不满（当时武汉军区非军统控制），向彭善表示说：“我们的任务是秘密的，不便参加公开活动。”在这个借口下，只军统控制的省警备队在武汉随时活动。

### 调兵遣将杀气腾腾的乙级会报

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在甲级会报之后，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在汉口沿河大道武汉警备部（原日本汉口领事馆）楼上召开了军统参谋长徐世舞、参谋处长姜××、查处处长胡季扬、稽查处副处长李铁生、稽查处武昌办副主任陈寄生、科长陈肇鸿、军统湖北站统主任夏光周、行辕调查室主任阮家驹、行辕调查室秘书田少常、湖北省党部青运会组长田秉德、宪兵特高组组长王建功、武昌三青团书记张从侠、武昌省会警察局长陈焕炳等，进一步研究了情况，调兵遣将具体作了布置，主要内容是：

1、以武汉大学为重点，分为武大、中华、华中三个大学为三个执行区，并以前李扬、陈寄生、李铁生为分区指挥，以各特务机关派出特务为骨干，分别配属宪兵各队及武装士兵各二、三名，编为三十多个小组，同时出动逮捕。

2、由过境部队××旅抽调步兵一个营，武昌省会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约二个中队），宪兵一个连，及督备司特务营一个连（未赴现场），就各要点担任警戒，非有命令不得擅自射击。

3、决定在五月三十一日深夜执行，由武昌至珞珈山用汽车运输，确保行动秘密。

4、逮捕教师学生第一步送武昌稽查办事处，再转送武昌稽查处关押或会审讯。

在特务小头目会议上

胡季扬的如意算盘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夜九时许，以逮捕学生为任务的特务小头目会议，在武昌府后街七号督备司令部武昌办事处开始了，这个会议的主持人是胡季扬。

这次与会的特务小头目胡季扬以下有李铁生、陈寄生、陈肇鸿、胡祖福（稽查外督察）周庆典（稽查员）蔡守成（稽查员）朱培（稽查员）李祖沾（保警大队长）李伯周（宪兵连长）舒清雨（中统调查室组长）还有武昌省警局刑事队长、省党部青运干事、青年军复员学生会干事、

三青团团长……等，在会议一开始胡季扬说：“今晚起我们具体要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层峰指示，逐名缉拿，不得走漏。”<sup>2</sup> 席会上的中统分子提出：“假如学生拒捕，怎么办？”胡季扬答：“不会的”，不用说我们还有枪，就是徒手，这么多人还打不过几个学生娃娃吗？”李祖沾则傲慢地说：“我已要我的警察警官，不要随便放枪。”但他的说法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在会议进行中，划分了各行动小组，并分发黑名单，预定每组由校内职业学生（三青团分子，青年军复员学生）分组带路，逐名缉拿。此外还决定以武大车站为基点，由各得分子负责头目组成一个以胡季扬为首的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其具体行动。

### 凶焰弥漫暴徒肆虐

特务们对武汉大学师生的逮捕暴行开始了。五月三十一日深夜十二时，临时东拼西凑的几十个行动小组配搭好了。特务和宪警武装在三十多辆汽车运下，乘夜隆隆地向珞珈山出动，横转弯延，六月一日子、丑二点才进入境地。当即把武装军警展开在珞珈山的路口山头，机枪压制制高点占领阵地，对武大学生宿舍构成包围态势。但是由于原来配搭的行动小组，上车乱做一团，下车还是组员不认识组长，组长也找不着组员，校内带路捕人的职业学生又找不齐，胡季扬急得手忙脚乱，连连催促各组赶快开始行动，这时已是拂晓前的四时许了。

### 到处碰壁 狼奔豕突

本院黑名单上都有逮捕学生的姓名、特征，在校院系班级和寝室

铺位的字号等，但因武大校舍宽广辽阔，宿舍房舍重叠类似。各行动小组出动后，有的是找到被捕的师生，便进行了缉捕；有的则未住乱窜找不到预定的对象；有的找到了寝室铺位又不是名单要抓的对象；有的名单要抓的对象，又找不到是哪一个斋，那一号室正哪个方向。进入宿舍后，不联系，有的小组还遇到学生睡去吸烟，谁是为准吸烟者学生怒不可遏的拳惩，受到学生的唾弃，促使小特务求饶说：“你看！像我这样的小官儿，不听命令还行吗？有什么办法呢？”妄图博得学生的同情。有个特务向一位黑名单上有名的学生问道：“×××是你吗？”那位学生立刻很机警地回答说：“不是！你们弄错了，那位同学住在×字斋三十六号。”并指示他们由那里转弯顺什么方向到哪里，特务们急忙奔向那里，又碰了头，遭到那里学生的痛打。但它们发觉是找烧炭出，偏偏逃回斋房，但原来和他们对话的同学早已人去楼空杳无影迹了。这时特务们互相埋怨，喋喋不休。

### 那里有压迫那里有斗争

拂晓，有的特务继续实行搜捕，有的已被群情激愤的学生逐出校外，有一个宪兵连长，被学生扭打在地，在那里叫喊宪兵，这令全校师生都为之惊醒，校内外激起愤怒的浪潮。那里有迫害，那里就有斗争，室内室外展开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激战。学生发现自己的教授和同学被暴徒一个个架上汽车，更燃起愤怒的烈火。“反对迫害学生！”

“立刻停止暴行！”“立即释放被捕老师和学生！”声震山岳的怒吼，席卷了珞珈地区。学生们的强大队伍，齐集向前，有的和特务进行扭打，有的已经把住汽车，不让开动。胡季扬心惊胆怯，茫无主张，慌慌忙忙同陈肇鸿一起去找武大代理校长刘秉麟。（校长夏生当时不在校），胡要挟刘代校长说：“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现在学生不听制止，情况严重，你得想个法子，否则……”。刘说：“我能想什么办法？你们事前不通知我，就进了学校，为什么早不让我想法子？”胡自知理屈，反而无耻的诡诈说：“现在你不负责，出了事情你负责！”刘严厉的说：“谁进谁负责！”断然拒绝了胡的胁迫。这时胡季扬垂头丧气，一再要刘设法，刘也一再拒绝。眼看现状情况不可收拾，胡在着怒火并的情况下，竟暗示他的科长陈肇鸿急告高营长必要时鸣枪镇压，自己则垂头丧气的返回现场。

### 特务逞凶 血溅华中最高学府

在胡季扬前去威胁代理校长妄想以校方名义制止学生抵制，进而俯首称臣的同时，在现役军校的步兵高营长早已凶焰毕露，准备向学生逼凶射击，并与学生形成了对垒，学生理直气壮地说：“抗战你们不打日本，乖乖地躲在后方，今天却来迫害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是什么道理？”把这个粗横凶恶的高营长问得哑口词穷，又恼又气。他便指手画脚出言不逊的说：“你们这些都是共产党，不好好读书，光闹事，都把你解放军来包围……”学生正义的怒吼，声震霄汉。

坚决抗争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把兵警驱逐得无地自容。高营长这时得了陈肇鸿的传话，也越加凶横，疯狂暴跳地说：“你们再闹我们的是不认人的呀……”学生的回答是：“反对迫害学生！……”高营长丧心病狂，纵使士兵开枪，一刹那间乱枪猝发，无辜学生多人，在现场受到伤害。学生黄鸣岗、陈加丰、王志德被罪恶的子弹射中，惨痛的牺牲了。受伤的学生达数十人之多，连有的睡在室内也惨遭杀害，这次凶如虎狼的歹徒，竟这样伤天害理灭绝人性对青年学生犯下了滔天罪行！打死打伤学生，还抓走了进步学生数十名，进步教授金克木、梁园东、刘梦庵、缪胡山、朱××也遭到逮捕迫害。

胡孝扬从刘校长住处赶回现场，一听枪声大作，又见学生死伤枕藉，便想起特务流氓手段，佯装制止继续开枪，假意追查“是谁首先开枪？”这时特务们心明主子意图，便由一名特务把一只手枪泡在地下，由另一名特务指起来，叫喊说：“你们看这是学生丢的手枪，一定有共产党指挥操纵，第一枪一定是学生打起来的。”这个叫喊立刻得到特务们的附和，也正中胡孝扬的下怀，当即肯定，枪声来自学生方向，兵警立即开枪，这是一种正当防卫，特务们以讹掩真、自鸣得意、连连催促开车，从现场匆匆溜走。

### 人民正义声讨蒋帮兴妖作怪

胡孝扬既出馊主意 再钻死胡同

胡孝扬虽然作了上述的~~虚~~安排，从现场提心吊胆地迁回稽查处，

可是作贼心虚。说见打死学生，事态严重，难于收拾，忐忑不安。立刻把程造现场情况向司令作了报告，彭善镇首自若地说：“一切事情由我负责，速办办理善后。”

事实毕竟不是胡孝扬的反动嘴脸所能歪曲的，现场上，高官长指挥开枪杀学生，不仅是众目睽睽千夫所指，连胡孝扬自己也不相信赤手空拳的学生向凶如虎狼的军警开枪。而事实真象，正是由于胡孝扬的草菅人命，罪恶指挥所造成的后果。这时胡孝扬一面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得一筹莫展，一面又自以得是、是“按命令办事逮捕了不少学生，可以将功折罪，”还希望彭善替他扛上一肩。反动派终于是一个鼻孔出气，胡孝扬诬蔑学生的诡计，不但为彭善所采纳，同时颠倒事实真象的现场新闻报导也为各反动报刊所披露。第二天许多武汉报纸都把“六·一事件”排成黑体字新闻，中央社武汉分社竟把现执事班学生首先开枪，军警自卫还击才伤了人，并说反动军警也同情受了枪伤，现场还拣得学生丢失的手枪一柄……等为特务行凶进行辩护。

### 正义的声讨 无言的示威

这件血案发生，立即轰动全国，各地人民及蒋管区正义舆论纷纷进行声讨。武大学生和被杀学生家属，也正式向蒋管政府抗议。武大师生当掩埋了自己同学的尸体，医治受难同学的创伤，有的甚至一条干自己受伤的血迹，继续展开斗争，正义的浪潮，震撼了整个学术界，全国各院校的吊唁文电和支援慰问的函件，像雪片一样飞到珞珈山。

也大大鼓舞武大学生的斗志，化悲痛为力量，把悼念已牺牲同学的追悼会，变成了对反动派坚强的示威游行，向武汉反动派最高军政机关抗议。

“默哀游行，无声的示威。”六月三日起，在广大的学生游行行列里，走在最先头的是触目惊心的死难烈士的血衣，无数的挽联和反逆害、反特务暴行的标语，在游行行列里，人人都沉痛致哀，一言不发，在巨幅标语中写着“严惩罪魁祸首”（时武汉行辕上将主任）！“严惩祸首以警善！”（时武汉督督办令部中将司令）“严惩凶首以除奸！”（时武汉督督办长）反饥饿以逼害饭内线！“惩办凶首以除奸！”游行队伍几次过江，都被汉口市警察局或宪兵所阻止。

迫于形势，特务匆匆发动职业学生从中分化破坏，又多方面煽惑学生家长向武汉大学要求制止学生游行活动，唆使职业学生纠合进行捣乱，提出“反去读，反反迫”，要书读，要……等反动口号，企图以反动的示威游行来对抗正义的示威游行。但是在正义的行动面前，特务的一切伎俩都是枉费心机的。如断绝武汉交通，受到武汉市民的谴责，在正义的压力下被迫开双轮渡。浩荡的游行队伍，终于胜利地过渡到汉口，蒋帮上下惊了手脚。汉口督督办长急火攻心，宪兵团长吴志勋以及各主要军督特务骨干，既不敢对游行加以阻挠，又唯恐在街上刺生衣带，以所谓保卫为藉口，随同游行行列行进。队伍绕过汉口的大街闹市，直达武汉行辕。学生把所有整齐挽词和以挽诗挽

歌形式的标语、口号都挂满了行驶的门首，就像给武汉行驶穿上全新的孝服。学生儿一度用“×××”的挽联盖上武汉行驶的招牌，警卫又反复怯懦地把挽词移去，僵持了很久的时间，武汉行驶的外表才不能不倒退性向学生许下惊凶善后的谎言，学生在抗议示威的目的达成之后，暂时离开了郊区。

### 如此“震怒” 败城捉贼

事情愈来愈严重，凶恶的怒吼、遍及全国，也震动了蒋帮南京政府。武大师生抗议代表去了南京，伪国防部、教育部等都派出所谓大臣到武汉调查。蒋帮中央的发言人还想耳盗风说：“……武汉最高学府发生如此不幸事情，我最高当局闻讯，异常‘震怒’，除电饬武汉行驶彻查事件经过，对肇事责任人员，决定依法以绳，严惩不贷”。这一些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肇祸的责任者，正是他所谓最高当局蒋介石本人。这套从被窃取的把戏，也是蒋帮一贯的花招，但它也难以应付当时的局面。这时督备司令彭善也慌了神手，急忙对外作了引咎自责的声明，对上自请处分，下则佯装负责到底。随着伪国防部驻沪的命令下，以最易暴地把彭善就地查处，而以另一名国务头目孙元任任武汉督备司令，稽查处长胡季扬，予以撤职查办。（实际是没有查办）以武昌办事处主任陈寄生兼任稽查处长。但当时的社论和武大师生坚决要求惩办胡季扬，形成了非把胡季扬不足以平公愤的局面，以致迫使特务们，又扮演了“胡季扬江自杀”的丑剧。